

“十三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西班牙语文学译丛
尹承东 主编

十个女人

Diez mujeres



〔智利〕马塞拉·塞拉诺 著
牟馨玉 译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十个女人

〔智利〕 玛塞拉·塞拉诺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个女人 / (智) 马塞拉·塞拉诺著;
牟馨玉译 .—北京：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18.8
ISBN 978-7-5117-3592-8

I. ①十… II. ①马… ②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智利—现代
IV. ①I78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9759 号

Diez Mujeres by Marcela Serrano
Copyright © Marcela Serrano
c/o Schavelzon Graham Agencia Literaria
www.schavelzongraham.com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
b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十个女人

出版人：葛海彦
出版统筹：贾宇琰
责任编辑：苗永姝
责任印制：刘慧

出版发行：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(100044)
电话：(010) 52612345 (总编室) (010) 52612335 (编辑室)
(010) 52612316 (发行部) (010) 52612346 (馆配部)

传真：(010) 66515838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：北京印刷一厂

开本：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：193 千字

印张：8.5

版次：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5.00 元



网 址：www.cctphome.com

邮 箱：cctp@cctphome.com

新浪微博：[@ 中央编译出版社](#)

微 信：中央编译出版社 (ID: [cctphome](#))

淘宝店铺：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(<http://shop108367160.taobao.com>) (010) 55626985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吴森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，电话：(010) 55626985

作者介绍

马塞拉·塞拉诺 (Marcela Serrano)

当代拉丁美洲女性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家。1951年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，出身文学世家，父亲奥拉西奥·塞拉诺是一位散文家，母亲埃莉萨·佩雷斯·瓦尔特是一位小说家。1973年，智利发生军事政变，她流亡到意大利罗马。1983年毕业于智利天主教大学美术专业，之后从事视觉艺术，特别是装置艺术和行动艺术，比如人体艺术。后来她放弃了专业，开始投身于文学创作。她的作品围绕女性问题，用尖锐的语言思考20世纪末女性的生活状态，展现她们的抱负、渴望，以及为了争取平等所付出的不懈努力，这些已足以让她成为西班牙《世界报》所评价的“拉丁美洲最突出的女作家之一”和“西班牙最畅销的女作家之一”。

序言

“我是智利人，还有四分之一的俄国血统。”

“我是秘鲁移民。”

“我来自农村。”

“我是阿拉伯后裔。”

“我为女权奋斗了大半辈子。”

“我是女同。”

“我是著名主持人。”

“我是剩女。”

“我既不是智利人，也不是阿根廷人和玻利维亚人，我是阿塔卡玛人。”

“我是流浪的犹太人。”

“.....”

“我们都有同样的故事要讲！”

当你聆听她们讲述自己沉痛的过去、如何面对恐惧和错误、接受现实、放下过去、更好地生活时，你也会渴望挣脱读者的身份，渴望听到自己的声音，你也希望诉说你的伤与痛，你愿和她们一样，掌握

自己的生命，找到战胜困难的勇气。这就是小说中的心理治疗师娜塔莎为她的患者们开的一剂良方，她坚信不再沉默是治疗伤痛的良药，并且她们永远都不是独自在战斗。

闷闷不乐、沮丧、焦虑、不安、忧郁、恐惧，也许我们觉得这些都是出去走走、吃顿大餐或者大采购就能解决的小问题，然而《十个女人》中每一位患者讲述的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，情绪病已经严重威胁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。正如作品中的好几位患者都发现，在智利，抑郁症患者非常多，只是人们不愿意承认，或者误诊。作者马塞拉·塞拉诺便以女性为中心，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南美洲国家现代的、真实的女性社会生活和心理状态，满足了读者了解那片神秘土地的愿望，那里的人们原来和我们一样，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着自我，坚守自己的那份执念。

“定义为女性主义就是定义为人”的马塞拉·塞拉诺是当代拉丁美洲女性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家。她的作品围绕女性问题，用尖锐的语言思考20世纪末女性的生活状态，展现她们的抱负、渴望，以及为了争取平等所付出的不懈努力，这些已足以让她成为西班牙《世界报》所评价的“拉丁美洲最突出的女作家之一”和“西班牙最畅销的女作家之一”。

20世纪60年代，欧美掀起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，而在拉丁美洲的广袤土地上，男性作家正大行其道，即拉丁美洲的“文学爆炸”时期。随着《第二性》(西蒙·德·波伏娃，1949),《女性的奥秘》(贝蒂·弗里丹，1963),《性政治》(凯特·米莱特，1970)等女性主义理论著作在拉美也掀起了波澜，女性作家便作为一支新兴力量登上了拉丁美洲文学的舞台，甚至走向了世界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

有《幽灵之家》(阿连德, 智利, 1982), 该作品常被拿来与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相对比。然而, 女性作家的“边缘化”地位使她们的作品独具特点, 她们把文学创作与女性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, 传达拉丁美洲女性作家的声音, 其中就包括《十个女人》的作者马塞拉·塞拉诺。她 1951 年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, 出身文学世家, 父亲奥拉西奥·塞拉诺是一位散文家, 母亲埃莉萨·佩雷斯·瓦尔特是一位小说家。1973 年, 智利发生军事政变, 她流亡到意大利罗马。1983 年毕业于智利天主教大学美术专业, 之后从事视觉艺术, 特别是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, 比如人体艺术。后来她放弃了专业, 开始投身于文学创作。虽然她很早就开始写作, 但直到 1991 年才出版了处女作《我们如此相爱》, 并崭露头角, 摘得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西班牙语女性文学奖“修女胡安娜·伊内斯·德·拉·克鲁兹文学奖”和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书展“西班牙语美洲最佳女作家小说”。二十年后, 其姊妹篇《十个女人》问世, 并广受欢迎。据作者称, 她在第一本书中提出: 我们女性, 无论以何种方式, 都有同样的故事要讲述。后来, 《十个女人》完成了对这一观点的论证。她说: “我想证明世界进步了多少, 我们女性又进步了多少, 男女不平等到底有没有得到改善……结果发现, 我在二十年前说得没错。”

如今, 女性主义似乎成了一个过时的话题, 已经掀不起什么“浪潮”了, 然而, 在另一片土地上, 女性依然属于“少数”人群, 在社会和家庭中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歧视。在 21 世纪, 这位智利作家再一次站出来, 用犀利的目光审视当下的男女社会关系, 细致地展现女性的心理状态。当有人问马塞拉·塞拉诺是不是专为女性写作时, 她否定说不针对任何人, 既不是男人, 也不是女人, 她只是在写。她有五

个亲姐妹，自己又有两个女儿，她的文字就源于现实。“为女性书写”在她看来本身就是一种性别歧视的观点，即认为文学只属于男性，而把女性写作视为次等的。

西班牙著名作家阿图罗·佩雷斯-雷维特评价说：“读马塞拉·塞拉诺的书，仿佛看到了全世界的女性。”

《我们如此相爱》大获成功之后，马塞拉·塞拉诺连续出版多部作品，《为了让你不忘记我》(1993)荣登拉丁美洲畅销小说榜单，于1994年获得“圣地亚哥市文学奖”。1995年第三部小说《安提瓜岛，我的生活》问世，并由阿根廷导演埃克托尔·奥利维拉拍成同名电影。之后还有《伤心女人的旅馆》(1997)、侦探小说《我们孤独的女士》(1999)、短篇小说集《奇怪的世界》(2000)、《我的心事》(2001，荣获“行星小说”奖提名奖)、《直到永远，女孩儿们》(2004)、《哭泣的女人》(2008)、《十个女人》(2011)、短篇小说集《我可爱的敌人》(2013)和小说《第九个女人》(2016)。

拉美文学大师、墨西哥作家卡洛斯·富恩特斯评价她是《一千零一夜》中“山鲁佐德的继承者”，因为有她这样的作家，“生活永远不会完结”。

《十个女人》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为故事的发生地，讲述了十种不同的人生经历，横向跨越了亚洲、欧洲和美洲，纵向涉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，其丰富性不言而喻。娜塔莎是一名心理治疗师，她坚信不再沉默是治疗伤痛的良药，她把九名接受治疗的女性患者聚在一起讲述自己沉痛的过去，所有人只能倾听，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影响讲话者，这是一段自我治愈的过程。作者创作的基础是：人既能彼此拥有，又相互独立，我们不属于任何群体，我们属于自己。正如小说中

的患者莱拉所说：“很奇怪，在全球化的环境下，强调个人身份也是一种趋势，你总要被这个社会边缘化，比如同性恋、种族，或者残疾人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大家竟如此强烈地拥护自己的群体，为了证明和其他群体不一样，我们不断强调群体间的不同。”按照这种歧视性的分类方法，小说中的九名患者除了都是女性，她们没有什么相同点，从十九岁到七十五岁不等，不同的种族、社会阶层、教育经历、出身、性取向和职业。而每个人生命中最深刻最沉重的记忆：孤独、踌躇、不安、害怕和痛苦，正是来源于这种歧视，从而产生了老年群体、女同性恋、贫困、移民、母亲角色、性暴力、虐待等社会问题。

小说共十章，一个人物一章，前九章是九名患者的自我讲述，第十章是心理医生的故事，由她的助理讲述，大家围坐一起，相互倾听，共同完成她们的最后一次治疗。这些人物我们不会在现实中一一对应地找到，但可以看得出，作者为了真实全面地展现女性的社会地位，这些人物的每一个特点都具有典型性。她们不仅集合了智利女性的典型特点，而且很多方面跨越了国界，使读者也能在自己的环境中找到她们的影子。这正是马塞拉·塞拉诺在很多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主题。

第一，女性现状的反思、女性的力量和团结的力量。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女性如何生活、如何思考、如何自我保护，她们不仅仅为自己作为女性而与现实做斗争，也是作为妻子、母亲、朋友、情人和有时候受到排挤的劳动者。可以说，马塞拉·塞拉诺毫不保留地揭穿了女性的心理，并深刻思考女性内心的恐惧、胆怯、期望、踌躇、伤痛和失败，以及爱和成功。比如有的到了中年，为了家庭，被迫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前程；有的因为童年的阴影怀疑自己的母性；有的事业成功却感到孤独；找不到自我；尤其作者对女性红颜老去的心理

和身体描写，年轻的读者不仅会对衰老心生恐惧，也会对此多一份理解。

关于女性的力量。小说中的每一个女性角色，无论是十位主人公，还是被提及的次要人物，都有一段克服环境困难和心理障碍的成长过程。比如主人公胡安娜讲述的罗德丝女孩儿，只是一个理发店打扫卫生的秘鲁移民，她太渺小了，然而她的强大最震撼人心，在落后的大山里受尽父亲和哥哥的虐待，她的人生只有死亡和逃跑两条路，而对未来的希望让她奋不顾身，用自己仅有东西——身体——换来逃脱枷锁的机会，她在没有工钱的餐馆里打工，贫穷迫使她再一次用身体在储藏室偷偷地换一点儿钱，因为连妓院都不愿接受她。为了摆脱命运，饭菜就是她学习写字的唯一资源，最后终于来到智利打工挣钱，别人眼中猪圈般的宿舍在她眼中是自由的天堂，自由给了她无畏的勇气和力量。笔者认为，这个小角色是所有人物的缩影，因为她们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力量，并靠这股力量最后获得了重生。

团结在这部小说中即为姐妹情谊，因为当一个女人陷入危机，只有其他女人才能真正走进她的灵魂，理解她，帮助她，所以我们看到，心理治疗师娜塔莎帮助这些女性患者通过诉说自己、释放自己、倾听别人和理解别人走出了孤独，找到了自己。小说在揭露现实的同时，也给读者留下了希望、信任，以及对抗孤独的武器。

第二，女性的孤独。无论年龄、社会阶层、成功与否，每个人物的内心都被孤独笼罩，并引起各种情绪的产生，小说中产生孤独的有母爱的缺失、对遗传的恐惧、衰老、阶级固化、贫穷、地域、城市、民族历史、夫妻、女性的自我认知、自我矛盾、性别取向，等等。所以在作者笔下，女性的孤独不仅仅与社会环境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有

关，而且更严重的是，有的女性无意识地贬低自己，有的即使意识到了，也遭到社会甚至其他女性朋友的排斥，女性的孤独也和城市、民族有关。

比如城市的孤独，几位主人公都不约而同提到城市生活，她们抱怨城市发展牺牲了普通百姓的利益，交通拥堵、噪音和环境污染带来困扰，城市里除了水泥还是水泥，到处都是工人、机械和噪音。人们好像活在玻璃柜里，没有了隐私，喧闹的城市变成孤独的温床，所谓的成功也只是高处不胜寒，为了利益，虚荣腐蚀着人们的心灵。她们深情地怀念大自然，沙漠、海岛、乡村都是近距离接触大自然的地方。我们听着路易莎用农村妇女朴实的语言描述她印象中的田野，听得到鸡啼、蝉噪和狗吠，闻得到草地的清香，还有随处可摘的野果，尤其是酒果，似乎面前就笑嘻嘻地站着几个满口蓝牙的孩子，听到远处的农妇哼唱着乡间小曲；面对大海，大自然的力量仿佛也穿透了读者的心脏，要我们心生敬畏。作者还详细描写了城市、乡下和沙漠夜晚的声音。如果说城市里是重金属混合音乐，那么乡村里就是各种动植物的小夜曲，而沙漠则是真正的无声无息，犹如死亡的圣殿。作者用不同的夜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，一种是孤独，一种是回归自然，一种是寻找真我。然而，即使抱怨城市生活，作者依然流露出对祖国家乡的眷恋，在那里，暴雨之后，云销雨霁，彩彻区明，雄壮的安第斯山脉赫然出现在眼前，触手可及，人们会忘记对城市的一切仇恨，重新恋上这座城。

作品还表现了民族的孤独。有的人说自己是“纯”智利人，即西班牙人和马普切人的混血，而生活在阿塔卡玛沙漠的土著人认为自己既不是智利人，也不属于别的国家，而是阿塔卡玛人，有的是阿拉伯

人的后裔，有的是一生漂泊的犹太人，作者借人物的身份困惑来说明殖民、战争和移民这些人类给自己带来的孤独。西蒙娜作为智利女性主义发展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，她说：“朝着智利的方向望去，心中泛起一阵涟漪，觉得祖国很伟大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第三世界的人民都很敏感，很爱国……我们的历史还很短，很脆弱，可能会像树枝一样掉落下来，所以我们不能太讲究。”还有四处漂泊的犹太人，一生都带着民族仇恨的阿拉伯人，甚至连动物在小说中都是孤独的。

作者似乎在证明，女性和男性共同承担人类发展责任的同时，她的力量却被贬低，甚至被忽视，所以，女性作为人是孤独的，作为女人，也是孤独的。作者在呼唤社会重新认识女性，呼唤女性的自我意识。

第三，政治与流亡。读马塞拉·塞拉诺的作品，会发现政治和历史贯穿始末，如果读者忽视了这一点，就很难理解作者的用意。小说反映了从20世纪后期至今的智利，经历了比如政变、军事独裁、政府镇压、迫害、流离失所的百姓，政变和流亡就是作者的亲身经历，在智利，20世纪后半期的一代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和成长，历史在这些人身上留下的痕迹伴随着他们的一生，而在对女性的认识“非常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”的土地上，对女性造成的“创伤”更甚。小说还涉及许多国际性事件，如越南战争、纳粹、集中营、犹太民族移民、加沙地带、巴以问题、苏联解体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女性因为嫁夫改姓，亲人失去了她们的线索；女性在故乡的土地遭到敌人的强暴，只能缄默不语；流亡到异国他乡生活了一辈子，却因为女主人、男主外，始终讲不好当地的语言；女性甚至会因为追求独立被视为异类。

最后，关于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，作者站在十个女人的角度，以第一人称讲故事，语言流畅、精炼，朴实易懂，人物个性鲜明，生活信息丰富，其中穿插的一些东方元素增添了小说的异域色彩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十个故事各自独立，实则为了表达主旨，故事与故事之间、故事与整体之间都是密不可分的。十个女人，十个故事，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，思想的深刻性，不禁让人联想到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。这种方式非常适合作者用来表达女性主义的主旨，唤起所有人对女性的重新认识，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。马塞拉·塞拉诺和她的《十个女人》及其他作品，犹如关于女性的百科全书，等待着读者的探索和发现。

献给
奥拉西奥·塞拉诺

地球上生存变得廉价。
比方说，梦想一文不值。
幻想，只待失去。
占有身体，代价亦为身体。

——《这里》，维斯拉瓦·辛波斯卡

目
录

Contents

引言 001

弗朗西斯卡 005

马涅 031

胡安娜 056

西蒙娜 087

莱拉 117

路易莎 140

瓜达卢佩 161

安德烈娅 184

安娜·罗莎 205

娜塔莎 226

后记 250

致谢 253

引言

疯女人，那些疯女人们来了。躲在树后窥视的那些工人肯定会这么说。娜塔莎说不清哪边儿更有趣，是看那些手拿镐头和锄头无精打采干活的壮汉，还是看那些正从大车上下来的女人。她们一个接一个下车，稳稳地踏在黄沙地上，好像要把脚固定在那儿似的。

也许某个人还很乐意成为别人观察或怀疑的目标。想想安德烈娅上周四临走的时候，高兴地跟娜塔莎说：“告诉他们，娜塔莎，我们只是情绪不好，别拿我们当疯子一样要绑我们！”

那些男人放下手里的活儿，拄着工具，放肆地盯着这些女人。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眼缘的。如果喜欢肤色黑的，那多得很，而且矮的、高的、年轻的、老的、瘦的、胖的都有，一共九个，多着呢。草坪已经修好了，两棵巨大的鳄梨树干上靠着几袋装满了狗牙根的黑色塑料袋。空气里弥漫着清香，都飘到了研究所主楼，娜塔莎闻到了青草和山脉混合在一起的香气。当初借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所长说过每周六会有人过来整理花园。在娜塔莎看来，比起花园，这里更像是一个公园。她本想把这么多树都认一遍，结果只认出了广玉兰、金合欢和蓝花楹，因为她在阿空加瓜河谷的乡下，家里种的就是这些树。但

是到了圣地亚哥郊外和安第斯山脉，她这样做就像一个爱炫耀的人，有点儿厚颜无耻。

这几个女人微微摇摆着身姿朝主楼走去。有几个为公园姹紫嫣红的鲜花吸引，另外几个则互相交谈着。马涅挽着瓜达卢佩的胳膊，倚在她的肩膀上。瞧这一对儿，一个最老，一个最小。娜塔莎发现好奇心总能让马涅解脱出来。毫无疑问，马涅已经把同伴鼻子和耳朵上打的孔都研究了一遍，还摸了摸那几乎剃光了的脑袋。瓜达卢佩被逗乐了，她总是爱笑。自打从托瓦拉瓦地铁站口上了车，这些女人在一起相处至少有半个小时了。娜塔莎估计她们到了奥萨大街、胡安妮大街或者西蒙娜大街时，僵局就被打破了，进入佩尼亚洛伦后，最拘谨的几个也放松下来了。说不定她们能让莱拉的脸上泛起微笑，让路易莎开始说话。安德烈娅落在了后边。她在做什么？娜塔莎笑了，安德烈娅正在签名。刚才修剪玫瑰的园丁突然丢下剪刀，大胆地跟在安德烈娅身后。不管是诊所还是医院，这种事情都会发生。安德烈娅一直在给别人签名，这是她的命。安娜·罗莎走到半路停下来，估计是觉得应该和大家走在一起，然而她正痴痴地看着安德烈娅，目光无法从她身上移开。弗朗西斯卡，拎着鳄鱼皮包，包口敞着——她从来不把包拉上，点了一支烟，她担心今天一天都不能吸烟。弗朗西斯卡看起来没以前那么苍白了，真不想把她关在室内，而是丢到太阳底下晒一晒。今天她穿的是牛仔裤，第一次见她穿得这般随意。西蒙娜裹着白羊驼毛斗篷，走进弗朗西斯卡身边向她借火。阳光照在脸上，她们惬意地吞吐着烟雾，利用这最后一分钟尽情享受。“她们俩是最早跟我在一起的患者，”娜塔莎说，“这是第一次见到她俩在一起。”她无厘头地想，多希望今天过后她们彼此能更了解，互相拥有。